

屈不死甯

(家一斯拉塔)



著夫托巴爾郭

譯 木 蒼

屈不死甯

(家 一 斯 拉 塔)

目次

第一部……………三

第二部……………五六

第一部

(一)

老是向東去，老是向東去：連一輛向西去的汽車也沒有！

輻重車，乾草車，空子彈箱車，衛生車，無線電箱車一羣一羣地移去；疲勞不堪的馬匹重步重步地踏着；風塵僕僕而形容憔悴的人們抓住砲架蹣跚地走着，——老是向東去，老是向東去，都經過奧斯特、莫吉拉，往克拉斯諾頓去，往卡門斯克去，往北頓涅茨以東去：一去無蹤，好像那暴戾的褐色塵土把它們吞噬了似的。

到處都是驚慌不安，只聽得囂叫聲，呻吟聲，車輪軋軋聲，鉄器吱吱聲，人衆咒罵聲，傷兵叫苦聲，兒童啼泣聲，看來，就好像是這條大路在車輪下面唏噓鳴鳴，驚惶莫測地沿山坡中間奔去一樣。

當這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一天，在奧斯特、莫吉拉地方，祇有一個人形容上是很鎮靜的——這就是老人塔拉斯——雅村珂。他重沉沉地扶着手杖，站在那裏，神色森嚴，目不轉睛地，監視周圍所發生的一切。他整天裏一句話也沒有說。祇是皺着白眉，瞪起黯眼，望着這條飽受驚慌的大路在那裏痙攣似的奔馳着。在旁觀者看來，彷彿他是個鉄石心腸的人，對眼前一切都是漠不關心的。

但是，在路上這羣顛連困苦的人中，大概就沒有一個人的心靈是像塔拉斯的那樣熬苦受難，哀號

着，啜泣着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同志們，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想到。——我呢？我又怎麼辦呢？我身邊又有婦女，又有孫兒，能逃到哪里去呢？」

一羣汽車披塵破霧的從他身旁駛過去了，——老是向東去，老是向東去，——塵土拊上白楊，樹成了灰色，重沉沉的。

「我又怎麼辦？難道站在大路上，揮起雙手，叫着：——且住，你們往哪兒去？你們逃到哪里去呢？——或者跪在大路中間，跪到灰塵裏，吻着戰士們的皮靴，懇求他們：不要走掉啊！既然我們老的小的都留在這裏：你們怎敢單自走掉」。

然而各種輻重車輛還是接連不斷地走着，——老是向東去，老是向東去，——都沿着佝僂的大路，冒着風塵，往克拉斯諾頓去，往卡門斯克去，往北頓涅茨以東去，往頓河以東去，到窩爾加河東岸去。

當輻重車輛拉成一綫依然沿着那佝僂的大路行進時，在塔拉斯老人眼中，總還閃鑲着一點點的希望。好像塵霧迷漫中，東面什麼地方忽然出現了一大羣隊伍，迎着這人潮走來，那些雄糾糾氣昂昂的壯士駕起坦克，照直向西駛進，所向披靡，銳不可當。祇要是這根綫綿延不已，祇要是它不斷掉才好：然而這根綫是越來越細了。如果它一旦斷掉，那時又：關於那時又：這層，塔拉斯連想都怕想得。那就會是大河阻隔，丟在這岸的是帶着脆弱無力的婦女和孫輩的塔拉斯，而那岸某個地方，則是俄羅斯，從軍的兒子們以及他——塔拉斯六十年來希望所寄而朝夕奮鬥的一切。罷了，這點還是不想的好。不想，不聽，不說。

塔拉斯回到自己石灘城來時，已是黃昏時候了。他穿過全城，到處都變得不認識了。城裏空空

如也，一片靜寂。此刻他就像是走到一所房主們匆忙搬走了的住宅中一般。電桿上斷脫了的電線搖來擺去。碎玻璃片散在滿街。處處是焦煙氣味，燒燬了的紙灰瀰漫空中，紛紛向屋頂上墜落。

然而石灘城仍舊是一片沉寂。祇有那些民房屋頂上的麥稈是淒涼地萎縮着。院內繩子上晾的衣服在迎風飄動。照在白襯衫上的斜陽好像血跡一般。鄰居正在台階上昇火壺，含有一股焦煙和火藥氣味的空中，頓時串起一束火壺煙子，可怪而又可愛。好像此刻塔拉斯老人不是從奧斯特、莫吉拉歸來，而是從工廠內下了工回的。門前花欄裏的紫羅蘭花迎晚開放，這是晚間才香的花，這是工人們的花。

塔拉斯聞了聞他小來就認識的這股香氣，陡然間，突如其來地斷然想道：「該活下去！」——要活下去！——接着就走進屋子裏去了。

一家人都是默默無聲的來迎接他。他朝全家人——上自老妻伊甫洛森娜，下至小孫女瑪麗亞縱眼一望，頓時就了解到：此刻世界上他們除掉他這老祖父以外，是任何人也沒有了；現在他單獨一人要對全世界，對所有的人，肩負着全家的責任，肩負全家中每個人的責任，肩負他們生活上的責任，肩負他們精神上的責任。

他把手杖一放到房角上的原來地方，就極力鼓起勇氣說道：

——不要緊！不要緊！我們定要活下去的。定要設法活下去……立刻就命令家裏存起水來，關上窗葉，閉緊大門。

然後他就朝那十三歲的孫子連卡一望，格外嚴緊地補上一句：

——未經我的許可，任何人——任何人！——也不準出去！

夜間，響起砲來了。一連響了好幾個鐘頭，石灘這棟老舊不堪的小屋子此刻總在顫抖，好像是在

6 打寒戰一樣。屋頂上的鐵葉破裂的響，玻璃全在哀鳴。後來，砲聲停息了，馬上就是嚇人的——死的

靜寂。

忽的連卡從街上跑回來了，他光起一個頭，大驚小怪地叫道：

——噯呀，爺爺！德國鬼子進了城！

塔拉斯爲了豫防女人們叫喊哭泣，立即向連卡叱的一叫：

——小聲！——並且拿指頭嚇他。——這不關我們的事！

(二)

——這不關我們的事！

大門門起來了，窗葉也關緊了。只有從縫隙裏微微透進來的幾縷陽光在地板上掙抖着。世上是一無所有——既無戰爭，又無德寇。雜房裏有老鼠氣味，廚房內有生麵團氣味，塔拉斯房間裏有鉄器和松樹鉋片的氣味。

伊甫洛森娜爲節省燈油起見，祇在天斷黑時才把神燈點燃，每次都要嘆訴一聲：「上帝，恕我！」。一架帶有斯哥伯列夫將軍騎像的舊掛鐘，在那裏慢慢走着，它仍然和從前一樣，每天要慢半個鐘頭。見天早上塔拉斯要移動一下指針。一切仍舊——既無戰爭，又無德寇。

然而滿屋子裏都是驚心動魄的吱喳聲，嘆息聲，沙沙聲。塔拉斯明明聽得到處都傳來有暗啞的喋喋聲和嚶嚶的啜泣聲。這是連卡從街上聽來了消息，躲在房角上同女人們唧唧咕咕，不讓爺爺聽見。

而塔拉斯也就裝作是什麼都沒有聽到的。他一點也不願意聽到，但是又不能不聽。其實，所有的話都從這老牆壁的縫隙中鑽到他耳朵裏來了：槍斃人……毒打人……押解人……他當時氣得怒火騰騰，猛然往廚房裏一鑽，涎沫直噴地叫道：

——休說，你們這般鬼婆娘！打死了誰呀？槍斃了誰呀？死的又不是我們。這不關我們的事。——說罷，把廚房門一摔，就回到自己房裏去了。

以後，他就成天一個人關在自己房間裏，這做那做：鉋呀，鋸呀，粘呀。他製造了一生的東西，已經成了習慣，無論火車頭輪子也好，小迫擊砲也好，他樣樣都做。他不勞動就過活不下去，猶如有些抽煙的人沒有煙吃就過活不了一樣。勞動是他的心靈、習慣、熱情所競競要求的。那知現在他這雙全能可貴的手，誰也不需要了，誰也用不着他來製造車輪和迫擊砲了，可是無用的東西，他又不會做。

於是他就造出些煙嘴，梳子，發火機，縫針等等，——他的老婆就把這些東西拿到市場上去換麥子。滿城裏沒有烤好的麵包，也沒有麵粉。市場上祇有麥子賣，按杯出售，好像從前賣葵子一樣。他用木板、齒輪和鉄軸三種東西，造出一盤手磨來磨麥子。當手磨造成之後，他對着他的傑作望了又望，然後苦笑一聲，說道：「好一架組合機！工程師庫卡同志呀，要是你看見我，看見我這種情形，定會與我同聲一哭，哭我的老年和天才就這樣浪費掉了啊！」。他把手磨交給他的老太婆，並叮囑一聲：

——不要弄壞了！等我們的人回來時，好拿出去給他們看。交到博物館去，陳列在穴居時代部裏。他特別熱心和聚精會神來製造的就是鉄鎖與門門。每天他都在構思那些更巧妙，更周到，更可靠的窗葉上的套扣，門上的鍊子、鉄鎖和門門。他把昨天安上的都拆下來，又裝上新的，試了又試，稍

不合局，又去發明旁的。他想方設法來改善親手造出的這套門門，一如戰士們在塹壕裏改善自己的防禦工事一樣，——每天都在改善。老太婆收起那些舊式鎖，嚮往市場上去。頓時就賣掉了。人的生活簡直變成了狼的生活，每個人都想更可靠地關緊大門，藏在自己的穴洞裏。

有天晚上，一個鄰居來扣塔拉斯家裏的門，塔拉斯站在門內嚴格地盤問了好久，問他是什麼人，來幹什麼事，然後才懶散散地去動手開門：鐵鎖開得喳喳作響，鍊子嘩喇的落下，門門啞然一聲退開了。

——碉堡，——隣居一進門，就朝門門上一望，說道。——塔拉斯，你這不是住宅，簡直是個碉堡。——隨後就到房裏問候了女人們一聲。——防軍也是這麼嚴緊。這位——他指着連卡說，——就是防軍的主腳麼？

塔拉斯怪不喜歡這個隣居。他們牆靠牆的住了四十年，就吵鬧了四十年。在塔拉斯看來，他這人太靈活，太輕快，愛嚷愛鬧，閑話又多。塔拉斯所喜歡的是那種從容不迫，遇事認真的人。尤其是此刻，他連什麼人都不願意看見了。現在有什麼談場？他噓了一口氣，祇準備來聽聽罷了。

那知隣居一坐到桌子跟前，半天一腔不開。看來，環境也在拘束他，他自己也老成持重起來了。

——塔拉斯，你就防禦起來了麼？——他終於問道。

塔拉斯兩肩一聳，毫不作答。

——啾啾！你就準備這樣坐在屋裏麼？

——是，就這樣。

——啾啾！塔拉斯，你就連一個活的德寇也沒有看見嗎？

——是，一個也沒有看見。

——我可看見了。真是不看的好！——他揮一揮手又不做聲了。坐着，搖頭，擤鼻涕。
——滿城都是警察，——忽然他又說道。——也不知道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一個也不識。
這般傢伙我們連見都沒見過。

——這不關我們的事，——塔拉斯含糊地說。

——是呀：不過我說一句：無恥的人原來很多。

——大家都在打算，怎樣救自己的性命，其實應該想想，怎樣救自己的心靈。

——是呀：

他倆又沉默無語了，沉默好久，並且兩個人都在想同一件事：怎樣活下去？怎麼辦？將來怎樣？

——據說，——隣居低聲懶氣的來上一句，——德寇要恢復那個工廠：

——哪個工廠？——塔拉斯驀地一驚，問道。——我們的麼？

——就是：除了我們的，還有別個不成！

——那決不會！德寇又到哪里去找人手呢？

——那就強迫你幹。

——強迫我麼？——塔拉斯緩緩地搖了一搖頭。——這工廠是我親手造成的，我又親手把它破壞了，免得落到德寇手中。他們要我幹，我決不幹，就寧可讓我的手枯掉。

——他們能夠強迫你幹的，——隣居輕聲反駁一句之後，就站起身來，這個駝背老人與主人告別了。

——噢，少陪了，塔拉斯。好好活下去吧。坐着好了。橫豎你有很嚴緊的防軍，——他愁悶地戲謔一聲，腳已經走到門邊了。

塔拉斯送走他後，接着就仔仔細細地把大門關上，門起全門，鎖上加鎖。咕嚕了一句：「這不關我們的事！」然而這並不是真話。隣居傳來的這個消息太關切他了。大門固然可以鎖上，而心靈又怎樣鎖得住呢？

家庭，工廠——這就是塔拉斯底生命所在。此外則一無所有。家庭和工廠。現在又剩下什麼呢？家庭麼？我的兒子，我的匠徒，他們又在哪里呢？兒子一個不在。剩下的全是女人。森嚴的防軍。工廠麼？我的工廠，我的車間，我的老庚們又在哪里呢？工廠沒有了。一堆瓦礫。烏鴉窠。

那麼，剩下的又有什麼呢？祇有一個東西——信念還在。我親手造成的，我親手破壞掉的，我還要親手把它恢復起來。德寇，這無非是瘟病，是災星，現在猖獗，很快它就要消失得無影無蹤的。這不過是一時的災禍罷了。

但此刻，塔拉斯是破天荒第一次的驚惶想道：「要是長此下去，又怎麼辦呢？：」他即時又拋棄了這個念頭。認為「這是決不會的！」。但是這個念頭硬鑽進他腦子裏：「永久這樣，又怎麼辦呢？真的工廠也同從前一樣開工？真的也許格特曼或他的承繼人再回到廠裏來？真的像是什麼都沒有了——既沒有過沃羅希洛夫，巴荷明珂這班人，也沒有奧斯特、莫吉拉這個地方，既沒有一九一八年的征戰情形，又沒有一九二一年的忍饑拚戰時日，也沒有一九三一年的勞動突擊之夜麼？」他就房裏來回踱着，想來想去，還是想的一件事情：「難道永久這樣麼？難道找不到無恥的人手麼？」馬上他又回答自己說：「也許，找得到，但是找不着我——我的兒子們沒有守住防線，我定要守住，我硬要等到這天」。此刻他依然是在房裏踱着不停。老舊的地板在他的沉重脚步下啞啞發響。那架有斯哥伯列夫將軍馬蹄踏着的舊掛鐘盤上的指針帶着沉重的聲音動個不休，一點一滴，一點一滴。

(三)

一點一滴，一點一滴。

每逢早上正六點鐘，塔拉斯房內的鬧鐘激地一開，就把他驚醒了。老人急忙轉了個身，可是馬上又想到：並沒有什麼急忙的必要，但他也就起床了。第一件大事是對鐘，他把那掛鐘上慢半點鐘的指針向前移準。白天一開始，驚慌就隨之而來了。每天都有新的驚慌發生。

德國人宣佈，所有城市各機關中從前的工作人員，一律要到職工作。塔拉斯第二個兒子安得列之妻安托琳娜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但他只是迎手一揮：

——這不關我們的事！

——可關我的事呀！——她怯然反駁道；因為德寇未來之前，她是市政局住宅管理課的會計員。——不相關，不相關！——塔拉斯朝她猛吼一聲，再也不願聽這樣的話了。

過了幾天，安托琳娜接到了召帖。市政局嚴格地要她去上工。「開始了！」——塔拉斯心裏一怔。——來尋找無恥的人手了！」。他奪去安托琳娜手上的召帖，揉成一團就丟掉了。

——我們家裏的人，一個也不得替德寇辦事！一個也不！——他當着安托琳娜叫道，好像她是罪不容誅的。——我決不許我幹，也決不許你去。你要懂得！

那知又過了幾天，石灘這間小屋門上搥得直震。警察到了。塔拉斯那套堅固門門也無濟於事——只好開門了。

11 他們走進他的屋子來，就像是到自己房裏一樣，帽子也不摘，黑軍大衣也不脫，就照直往房裏闖

12 去。對塔拉斯連望都不望，毫不客氣的就往凳上一坐。

——誰是安托琳娜？

——我，——安托琳娜周身發抖地回答了。

——護照！

她交出了護照。一個紅頭髮的獨眼警察抓到護照，就塞進衣兜裏去了。隨後他一言未發，站起身來，逕直向大門口走去。

——護照呢？——安托琳娜追着問道。

——到勞動介紹所去取。

塔拉斯氣得雙目發怔忍無可忍，滿想來打個抱不平：

——沒有請教，老總：

那知那警察把他僅有的一隻眼睛瞥了他一眼，叱道：

——這不干你的事，老傢伙。很快就要輪到你頭上來的。我已注意到你了！——接着把大門一拉，拉得鎖鍊嘩啞亂響。——唔，你還想閉門拒官呢！——說完就走了。

這齣戲只演了五分鐘，然而在塔拉斯看來，彷彿有二十五年之久，簡直像是把他一下扔到二十五年前的場合上，又像是石灘那場半夜敲門的故事，門外嘶聲叫道：「電報！」——並且還有馬刀碰着馬靴的啞啞聲。

——我以爲——他噉起嘴巴，搖頭說道，——我到死也不會再聽到「警察」這兩個鬼字的：

清早，安托琳娜往勞動介紹所去領護照，一直到天晚才轉回家來。塔拉斯掠了她一眼，一個字也沒有問她。實在沒有問的必要了。

安托琳娜默無一語的往凳上一坐，好像殭了似的。她就老是這樣坐在漆黑的廚房中，懶洋洋地垂起兩隻手，一言不發。老太婆伊甫洛森娜走攏去，在她身旁坐下。

——挨了打麼？——老太婆細聲問道。

——祇沒挨打。全都遭受了，——安托琳娜回答。——跪得我一生都夠受了。

——請準了麼？

——準許我不到德國去，但還是要我去上工。

——去上工？——老太婆驚得雙手一拍。——老頭子會容許麼？你該睡他們一口惡涎啊……

——垂涎！那還行！我親眼看見有人在這介紹所裏被他們打得吐血咧！媽媽，不，我不是英雄。我爬過了。

當天夜晚，她簡直不能成眠。她恍恍惚惚，總覺到隔壁房裏塔拉斯的沉重腳步聲。「踱來踱去。

踱個不休，——她焦急得難過。——無非是在咒罵我哩！」。後來竟迷迷糊糊的想到安得列了。她看見他渾身是血，連睜也不睜她，却逕直望過她的身子，望到她背後什麼地方去了，好像她是無影無形似的。她連忙跪在他的面前。「安得列，我在行動上，思想上，任何時候也沒有背叛你呀！」。但他依然是望着前面，一言不發，彷彿沒有她在場一樣。而門外塔拉斯的腳步聲仍舊在那裏響着，又好像聽到有人譏笑的聲音：「塔拉斯，你的防軍裏有人叛變！叛變！」

一清早就收拾去上工，她極力避開塔拉斯的視線，但她從頭到腳都覺得塔拉斯是在注視她，沉默、惡狠狠的注視着她。——任憑怎樣，也躲避他不開。

安托琳娜終於向外走去，直到抽門門時，才哀聲說道：

——爺爺，請你饒恕我吧！我……我挨不住打……

(四)

「我挨不住打」。現在她已經落到恐怖場中，每時每刻都覺得要挨打了。祇要一聽到高聲的吶叫，她背上就顫抖起來。此刻她的背成了她身上最具有靈感的部份。她周身都是麻木的，僵硬的，祇有一個背是活着的。

勞動介紹的那一天祇是驚嚇和凌辱了她一頓，其他一切還是以後的事。

市政局住宅管理課的職務，起初，倒使她安然無事。那裏，誰也不願工作。大家坐着吃葵子。葵子殼就睡到寫字台的空抽屜內。

姑娘們，吃吧，吃吧，——會計長卓雅、亞珂弗列娃對大家說。——可是，我千萬請求你們，要是德國人進來的時候，大家都得裝作在做工的樣子。我千萬請求你們，裝一裝樣子。

果然衛戍長來了。照規矩，大家都要站起來鞠躬，在德國人尚未點頭之前，大家都得彎起腰等着。他偏是好久也不點頭。故意的不點頭。他冷酷地把各人肩背輪視一番，等着，等到大家的頭再低下去一些。

——低下些，低下些！——安托琳娜底同事們向她喋囁着說。她不會鞠躬，任何時候她也沒有這樣鞠躬。於是她的背開始顫抖起來，等待挨打。

那位建築家老人本是患氣喘病的。他一低首鞠躬的時候，血管的血集到他那枯萎的臉頰上，咳嗽使他苦得難耐。他極力把咳嗽抑制住，把頭再往下低。同時他想到：『大概有一天我會這樣死掉的！』。

終於那衛戍長淡然點了一下頭，就走到自己房間裏去了。安托琳娜極力不去望同事們，同事們也不望她。建築家老人沉重的往凳上一倒，就咳得那麼難受，好久都不停息。

安托琳娜逐漸安靜下來，祇是一聽到人敲門，背就如此機警地顫抖起來。「祇要不挨打！祇要不挨打！」同事們安慰她說：「傻瓜，我們是市政局的職員，誰會來打我們呢？」。在他們看來，市政局就是他們的避難所。

那知，有天早晨，一個兇得臉色發青的德國中尉闖進住宅管理課來了。他指着自己的手錶，口涎直噴，有頭沒尾的叫個不休。工程師馬里斯基試試去向他解釋，他走到他面前，全身發抖，囁嚅地說：「經過半點鐘，祇須經過半點鐘，工人們就到府上來替大人裝爐子。要是大人允許的話，我當工程師的親自來，把什麼都做好。我之所以遲誤了半點鐘——中尉大人，祇遲了半點鐘——這唯一是因為上校大人有命令，要派工人到他府上去，可是又找不到工人，雖然我們也稟明過上校大人，說中尉大人：『當他還在申辯時，中尉就在慢慢地解脫腰上的皮帶。』他想幹啥？——安托琳娜一驚。——爲什麼解下皮帶呢？」——忽然就聽到皮帶抽打聲和喝叫聲。她嚇得一叫，連忙雙手把臉蓋住。頓時她覺得背上痛楚不堪，好像是在打她一樣。皮帶還是在響，沉重的一聲一聲，像是落到一個什麼軟東西上面似的。

所有坐在房內的人不是轉過身子，就是低下頭去，免得看見野獸們在用皮帶鞭撻這位成年的大漢子，並且是全城聞名的工程師。這是奇恥大辱。這是目不忍見的事。祇有一個年輕幼小的司販員妮娜，才張起那對驚得發怔的眼睛，在觀睹這悲慘的一幕。她有生以來，這是第一次看見打人。

德國寇的皮帶還是在馬里斯基身上響着。然而此刻已經打得不是那麼激暴，而是有計劃的，有條理的，像機器動作一樣，先向臉上，再向肩上，背上，一路抽起下去。這位身軀高大肩膊寬闊的工程師彎起身子，就站在他們面前，毫未躲閃，既不叫，也不哭。祇是縮着頸，束着身，兩手護面，雙肩抖擻而已。

房內籠罩起一片可怪的靜寂。各人在自己桌子旁沉默地站着，德寇沉默地打着，工程師沉默地挨着。駭人的沉默，恥辱的沉默。

後來那個德寇不慌不忙、慢慢吞吞地，繫上皮帶，穿起大衣就走出去了。桌上旁邊的人依然是沉默地站着。安托琳娜哭起來了。馬里斯基赧然張開眼睛。他想笑一笑，好來遮蓋他的苦痛和羞慚。但是他臉上的筋肉顫動得這樣厲害，忍無可忍，結果不是笑容，而是一副悲痛得可憐的面貌。他連忙用手把臉蓋住，就在大家面前，大號大哭起來。

從此以後，祇稍微有點大的叫聲，敲門聲或是樓梯上帶馬刺的脚步聲，安托琳娜底背就顫抖起來。她到了街上，再也不一步步的走了，老是跑着。有時她緊縮縮的靠着牆。她害怕十字街口，害怕一切人，甚至害怕塔拉斯。對於她說來，昨天，德寇沒來之前，城裏還是那麼愉快可親，今天就變得這麼駭人了。昨天，德寇沒來之前，家裏還是那麼舒適可愛，今天就變得這麼驚人了。總之地上一切，無一不使她驚駭。

現在她常常哭，遇事哭。作工時哭，在家裏望見瑪麗亞這小女兒時也哭，睡覺時聽到塔拉斯那腳步聲時也哭。她連容顏都哭老了，人也哭醜了些。她簡直害怕照鏡子。「再哭不得！——她自己勸自己說。——再哭就會完全哭成老太婆了。將來安得列回來時，我又怎有臉見他呢？」不想便罷，那知一想到安得列時，她又大哭起來。

而塔拉斯在隔壁房裏踱了一個通夜。他的腳步聲在這靜寂的屋子裏，更加響得厲害。「踱來踱去，踱個不休，無非是在咒罵我哩！」。

但是塔拉斯現在很少想到安托琳娜。